

叶倾城

我可以,你也可以

年前去朋友家,小姑娘文静安静的,轻声叫一声“阿姨”。朋友热情地说:“我家闺女半夜都还在认真看书。”她回家就做作业,都不用我们操心。”小姑娘睫毛轻轻抖了一下,我直觉:她有话要说。

果然,她加了我微信,向我披露一个惊天大秘密:没错,她半夜还在看书,回家就坐在书桌前。但——她根本就在看小说。所以每次听到爸爸夸奖的话,她都羞愧得想让自己立马消失,却又不敢当着人面反驳。

她跟我说,有一天,她在学校里,爸爸给她打电话,开口就问:“又学习呢?别成天泡在图书馆。”能听出电话里有亲戚的啧啧赞美:“这么爱学习,不愧是我们家的孩子。”

当时,她的火气一下子就冒上来了,气冲冲地朝他吼:“没学习,在睡觉!”爸爸多少有点不开心,汕汕地挂掉电话。可她心里更憋屈:为什么爸爸总到处“宣扬”她学习用功?他难道没发现这样的夸赞对她来说是一种难堪,更是一种负担吗?

我听着忍不住哑然失笑。前几年我状态不太好,恰好国内的图书市场也不好。偶尔出去做活动,活动的尾声宣布了要出版的书,过一段时间,参加活动的读者还记得这事,有些问长问短,有些直接

表达仰慕之情:“叶老师您的书一本一本的出。”

问题是……问题是……我很难直接告诉他:那本书已经搁浅得快没影了。我越是知道他们等待的真诚,就越是憔悴难对满羞。

这样的事多了之后,我渐渐不爱参加活动,甚至避免社交。我不太愿意上微博,我无法应对热情的读者留言。我很久不打开我的WPS,每个没完成的文本都刺痛我,都在提示我的无能我的懒惰。

我无数次想要发奋,但是——我不是活在鸡汤世界里,不是努力就能逆袭。市场我无力左右,天下大势岂是我能干预。勤奋与否,对改善目前的状况,毫无帮助。

一念至此,我就泄了气。还是去学英语或者跑步吧。每当我工作的时候,我就会做这样的事,假装我还在努力,假装我没有放弃。

所以,我怎么能不说:我理解你的尴尬。读者亦是我的衣食父母,他们的夸奖我受之有愧,我应该以最佳的面貌回报他们,但我无能为力。

我可以懈怠到底,像许多渐渐停止更新的人生,永远停在某个时刻。

他们可能也曾经像你一样,想过“让自己立马消失”。但当消失真的来临,你可知这意味着什么?一旦你让你爱的人失望,你就越来越不能面对,只能越来越深深地消失。

那欠钱不还的人,有时候不是想赖账到底,只是最开始,他没有勇气说一句:“对不起我最近还不了,我明年会还。”他想到可能的责备,叹息就发抖,而大度的宽容让他更难受。躲起来是容易的,但这笔债,债主即忘记了,他却会生生世世记得,他永远知道自己的怯弱与无耻。

那些退出我朋友圈的人,并不是有了误会,只是一时消沉,觉得见朋友会尴尬。朋友真心的赞美,他们以为是讽刺,朋友怜惜地闭口不谈,他们是为此沉默的、无以回报的好意,如坐针毡。

怎么办?丑媳妇不敢见公婆,是否就为此,放弃相爱的可能,永不相亲,不寻找幸福?还是反过来,咬咬牙,迎难而上。如果不学习让你羞愧,那就去学习。

她说:“我想过,但我做不到……”

这世上,除了特别特别难的数学题,没有什么是我们做不到的。

我要告诉你,我是多么羡慕有付出就必定有收获的学生时代。单词,

只要你背了,多少能记下一点,习题,刷了就是比不刷题很多,这是自己能控制能掌握的命运。总归有一天,你会大大方方,承接这所有的赞美。

有负担有何不好?那最成功的人,一定是抱有抱负的人。负担与抱负唯一的区别就是:前者是心不甘情不愿压上来的大山,而抱负是主动的愚公移山,愚公手上的锹,肩上的担子。你想知道是什么让我振作起来?

什么也没发生,那是一个普通的晚上,刷完淘宝、背过单词、跑过步之后,再也找不到理由拖延,我重新打开WPS,随手选定一个坑,硬着头皮,完成对编辑对读者——对我自己的欠债。

大家仍然会真诚地询问,我仍然摆脱不了尴尬,但至少这一次我可以对他们说:我把我的爱,全都给了你,你有权利嫌它少嫌它不好嫌它不尽如人意,但我已经尽力了。

小姑娘支支吾吾:“我想想吧,我再想想……”

我和蔼地说:“我的年纪是你的三倍,做起来尚这么艰难,所以我不会批评你的踟蹰不前。只是,面对压力,要么被压垮要么扛起它。而那不能压垮你的,都会让你更强壮。”

阿果

一花一叶皆菩提

晨跑回来,在单元门口被一瓣广玉兰花瓣惊了。它从枝头掉落,坠地后扑脱作声。拾起掉落的瓣,分明是精光木褐汤勺一只,玲珑可人。不觉动了情。古人把盏的“蕉叶杯”,清浅一片,盛酒后扁舟一叶曲水流觞。今人未尝不可效作“玉兰勺”。早餐,顺手就拿“花勺”来用了,切半颗咸鸭蛋放上,再垫一只蓝瓷餐盘,朴素的餐食顿时雅致起来。

此后早间,习惯捡一二只“花勺”。放水果丁,放玉米青豆沙拉,每一个日子都熏染出馥郁花香。

广玉兰四季英气勃勃,枝干高大挺拔,椭圆形的叶暗绿发亮,一棵树昂然而立,像穿着军装铠甲威风凛凛的武士,任凭风霜磨砺,它兀自沉稳稳定,泰然处之。日本人叫广玉兰为泰山木,或许就是这层意思。

五月,广玉兰结出一只只花苞。待褐色苞衣脱落,耸立青色的尖蕾,往往因满树弥目的绿,被人忽略。得暖阳雨两短暂时,花苞鼓胀而白,绽成一只只白花碗。玉碗盛来琥珀光?广玉兰盛的是香气。花在高枝,香气因浓而沉淀,偏又有风摇晃,上上下下、浮浮沉沉,周遭被香气塞得满满。

人住往得了花香引见,方才惊觉,树叶半遮面的大白花已坐在枝端。前几日,有了自称植物星球酋长的爱人,为拍广玉兰花朵的细部,用了梯子方得手。镜头下湿润似玉的花床,寸长的蕊,嫩黄黄,如软香的嫩玉米。隔着屏幕,都能嗅到那香气。世间物,原有不不尽的好,等我们去热爱。

不像春天的白玉兰,开起来惊艳四座,见好就收,让人扼腕惊叹好花不常在。广玉兰不露声色,将自己隐藏在他人的习以为常中,悄悄抚慰人。花一朵接一朵开,此起彼伏,一棵树上往往有不同状态的花,如巴赫的复调,一个声部跟着一个声部。日子绵延在花香里,长夏送走大半。

小区的广玉兰树下,安有几张长木椅。早上或傍晚,有男男女女坐着聊天,或带孩子玩耍。人与自然草木浑然相融。有次我见一个中年男人,借广玉兰丰茂的枝叶遮挡,靠在椅子上打盹。皱了皱的脸,悄然舒展,好惬意的样子。广玉兰想必给了他凉爽宜人花香缭绕的梦了。

想起前些年在上海华东医院探望一位朋友。术后的她面容憔悴,让人无比疼惜。我提议陪她到院子里走走,呼吸点新鲜空气。我牵着她的手在院中散步,看到草坪上有棵硕大的广玉兰,150岁高龄的树,迸发出生命的力与美。凸出地面的树根,粗砺虬曲,似八爪鱼般的触须向四方伸展。树根上又长出很多小树,宛如老汉带了幼童玩耍,一棵树已然成林。心惊悚。拍拍树干对友说:“沧海桑田中,古树肯定遭遇过什么不测,小树说不定就是伤口处得来的,它以新生逆转了悲境的桎梏。”友笑笑点头道:“对哦,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写过‘世界让我遍体鳞伤,但伤口长出的却是翅膀’。”说完双眼闪烁,人看起来精神了好多。一花一叶皆菩提,谁说不是呢。

朱朱

流年

母亲越来越老了。望着她佝偻的背脊,想起十几年前的外婆。外婆年轻时声大如扩音喇叭,几里路外都听得见。晚年和我在一起的时段里,倒也温顺乖巧,凡事由着我。听不懂的,就尴尬地笑笑,露出一口坏牙。老年痴呆症发病的开头几年,常常爬到餐桌上、茶几上午睡。没有张艳亲口告诉我,我怎么也不敢相信。一个拄着拐杖的七十几岁老人,一个人在三十几层的高楼里,面对冰冷的餐桌,怎么爬,怎么下?

那些年,我经常忙于各种聚会,孩子兴趣和学校接送,忙于迎来送往,对外婆的日渐糊涂和衰败,一厢情愿的不接受。最后几年瘫在床上的日子,都由父母照料,我的生活也发生了地震式的颠覆。

母亲电话里说,“外婆走了”。正夏,大风吹拂阳台上的树苗叶子,云又高又远,很不真实。我记得我一直没有流泪,直到很多年后的一天夜里,看着电脑里外婆的照片,泪流不止。

母亲的嗓门没有外婆大,却比外婆刺耳和锋利。初中毕业的母亲,今年76岁,我们到了外婆当年和她一起的年纪。母亲不是外婆,年轻时的强势和控制欲一直延展着,目前的屈服,违逆了她的天性,她是极不舒服和压抑的。

我望着她的眼白,轻微的白内障,一只眼睛看起来若即若离,并不是躲闪。母亲性格里最大的特点是绝不屈服。她对我的小心翼翼都是强压性情,按她的话说就是寄人篱下。

我对她的感情很复杂。小时候她是我的榜样和骄傲。聪明能干,能歌善舞,能文能武,按现在的话就是中国好姑娘。乡里乡亲,比她小一辈的都叫她秀秀(niang, niang的发音),意思就是姑姑。我听着这样的称呼长大。看她对乡里乡亲的各种接济和帮助,也看她一个女子,在全村批斗大会上被书记指名道姓地批判。她的口若悬河和飞针走线一样让人着迷。缝纫不说,刺绣裁剪,劈柴做饭,各种农家点心,一律手到拈出。

也许是伴着长大和教育,我身体里个人主义觉醒,不想被她控制渐渐占了上风。

怀孕,生娃,她都在我旁边,不居一室,隔着院子。孩子大一点了,我们隔着小区。隔着隔着,孩子漂洋过海去求学,母亲和我进了一个门,隔着的只有一个客厅,一面墙。我重新开始学习和她相处。

不喜欢她说话的样子,不喜欢她呵斥我父亲的声调和语气,甚至不喜欢她收看的电视节目和表扬我的朋友与路人。有时候,我在与人说话时无意露出来的语气和手势,与她有惊人相似时,我大感错愕和沮丧。我强迫自己不做与她相似的动作和说相同的语句。

我和她的争执也是暴风骤雨般的强烈。有一次争执后,她拍着我的车前挡风玻璃怒不可遏:“我再和你说话,我就不是人!”说完,扬长而去。那是一个冬天的深夜。我大声在车里哭泣。

那次争吵以后,我和母亲一个月没有联系。又是梅花飘零之际,我在灵峰寻着落梅,黯然神伤,想着前一年的这个时节,举家观梅的情景,郁郁寡欢。突然电话响起,是母亲的电话:“我这里青团子,你什么时候来拿,我送到小区门口。”

若无其事的语调,我知道她可以从容做到。而我,在电话的另一头,已经泪眼婆娑。

分开的时候,我是歉疚的。没有给她稳定的生活,有很多的原因,大家心里都如明镜。

岁月静好,有时候就是空话。没有静哪有。再说岁月这玩意儿,谁把握得好把握得不好,它都在,不吐你一脸渣渣,你不知道什么叫背。



年少不识水深 王铎画

蒋云霞

玉米饺

去年春天,在梅城,安静的街边。一脸盆玉米粉,在女摊手里随意揉搓着,不一会儿就捏好一个饺子,手法纯熟无比。黄黄的饺子在油锅里上下翻腾,像黄金鱼在游。摊子旁边围了一圈热切的黑瞳仁,不时冒出一声声轻声询问:“我的好了没有?”“没有!”女摊主的喉咙梆梆响。这一刻,她掌控着这么多胃,自然有些膨胀,有些骄傲。她的斜对面,是手工麻糍摊,静悄悄的。

一个饺子摊,有什么好稀奇的?这女摊主面前摆着的一盆玉米粉,一盆研成末的臭豆腐干,以及一盆萝卜丝豆腐干,就像是三只锣鼓,任由她享受地随意敲打着。她一边数着饺子个数,一边看一眼顾客的容貌,准确地递上饺子。

阿紫

甩开螃蟹

上世纪90年代初,我被单位调去经营部当业务员,从事轮胎销售。起初很不适应,除了与外部竞争对手博弈,还得时刻提防队友暗中补刀。有位外号“王哈子”的同事尤其恶劣,经常跨区销售,还喜欢恶意搅黄同事的单子。

“他给你的价,800元一条?太黑了,我给你供货,790元一条!”王同事搅局技术很简单:价格永远更低。有时甚至自己贴钱、赔本,也要让同事煮熟的鸭子飞走。日子久了,就有了“哈子”(傻子)的名号。

其实王同事并不傻,他知道进步有两种方式:一种是自己迈步向前;另一种是自己原地踏步,但身边人倒退了脚步。以他的能力,战胜外部竞争对手很吃力,悄悄拖住内部同事,不让自己在业绩上太掉队,相对省力些。

原以为老国企管理水平落后,所以才有“王哈子”这样的队友。后来跳槽到一家中外合资

终于吃到了,果然味道不错,菜倒是无所谓,那个玉米粉的粗糙劲儿特别香,还有着杂粮特有的敦厚结实。

“回去可没得吃了,看看她是怎么做的。”我嘀咕着,边吃边仔细看她的手法。她见了,朝我撇撇嘴,肯定地说:“你学不会的!扫个二维码,我给你邮寄。”面对如此强大的气场,我只好假装谦虚,按她说的扫了二维码,不过,心里是很不服气的,她凭什么那么肯定。

今年春天,因为新冠肺炎疫情,哪儿也不能去,只能宅在家里,闲着也是闲着,忽然想起得学学做玉米饺。萝卜丝、冬笋丝、蘑菇丝、咸菜碎末、肉末一一准备就绪,开始揉粉。经反复查漏补缺,终于勉强能做得像个饺

子的模样了。油锅沸起来时,万分小心地放下去,借助油的功力,一只只丑丑的玉米饺慢慢成型了。

是不是该给那个摊主发个微信去呢?打击下她的门缝里看人。我心里这样想着,默然笑了。制作美食,我原是喜爱的。陡然间,我容纳了她的骄傲,觉得那骄傲另有一份别样的鲜活。心念之间的峰回路转,我自己也诧异。

在小小的喜悦中,感慨自己好久无心于制作美食的爱好了。忙碌中失去的这份宁静,却在这个特殊的春天里复得。

这个特殊的春天里复得。这个特殊的春天里复得。这个特殊的春天里复得。这个特殊的春天里复得。这个特殊的春天里复得。

余毛毛

长椅上的夏天

我总是在早上八点多钟来到那座桥上,望着河水,心里面有点犹豫:我是走河的左边呢,还是走河的右边?然后我就看河边的柳树,如果风把柳枝往左边吹,我就走左边;如果风把柳枝往右边吹,我就走右边。确定好方向,我就下桥,沿着河岸慢慢地行走。今天,我走的是左岸。夏天,早上八点多钟是个好时候,因为此时晨练的人们已回家;而此时又是太阳方炽,这又吓阻了一些想出门的人。我捡这时候出门,正是想独占河流;更具体点说,我想独占河边我钟爱的几张长椅。它们都有着共同的特征,那就是椅边有树。在这个时候,它们必须在树木浓荫的庇护下,否则,人是坐不住的。

沿着左岸往前走三千步的样子,有一张清凉的长椅正在等待着我。很普通很简单的椅子,铁扶手,防腐木条钉成,一米八左右长。十几米外,一排高大清俊的水杉像一排绿色的保镖护卫它;椅后是一片粉红色的俏皮而热闹的打碗花,总会有那么三五朵钻过椅子的空格处,从下面和后面伸进椅子;一枝藤蔓温柔地缠住铁扶手,使得这平凡的椅子,在盛大威严的夏日里显得格外的婉约和妩媚;椅子的左边,右边全是柳树,生长在清碧的芳草地上;紫色的鸢尾花被长长的茎高高地挑起,伸进绿色的柳枝中,看上去就像一群紫色的鸟儿低低地穿行在柳枝中;而紧贴着岸边,一小片黄色的小人蕉正在临水自照,风情万种地卖弄它们的轻薄和美丽;白芦、白鹤鹑、喜鹊、八哥、斑鸠……这些林间常见的鸟我已在几年间一一熟识并叫得出它们的名字,它们在林间草地鸣叫、

行走、跳跃、穿梭、飞翔……间或河面上会有一只白鹭翩然而来,翩然而去;又或者在河边巡觅,不紧不慢地在河边走着,紧盯着水面,水面腾起一股白浪花;它的双翅映在河面上,河边瞬间就像开放了一朵硕大的四瓣大白花,而它的口中已横衔着一条银光闪闪的鱼儿……

河对面也有两张我喜欢去的椅子,惜乎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占有。第一张椅子坐落在一大片鲜嫩、清新、粉艳的酢浆草中,坐在那样的一片鲜花地上,生命是如此的年轻有力;而第二张前的河面上,有一片十几个平方的野生白睡莲花。洁白的花朵俏立在青碧的水流上,旁边的莲叶高高的翘起,水下一根茎将它们连接在一起,像是它绿色的护卫,我真是热爱那白色的花朵,那阳光与流水共同孕育的女儿。

我到长椅上来是来读书的,我今天带的是美国自然主义作家约翰·缪尔的《山间夏日》,我真是敬佩这个一百多年前的美国人,他为了饱览山河壮丽的景色,居然在整个夏天里为人牧羊,并写下了这部磅礴而又瑰丽的日记。我读到这样的一段话:“沐浴在自然风光里,整日观察山脉不断变化的表情,观察平原的人连做梦也想不到的灿烂的星空,观察四季轮回,倾听水、风、小鸟的吟唱,简直令人快乐无忧。”这句话真是深深地打动了,坐在户户外长椅上,我感到自己同时坐在两个夏天中,一是身处的现实的夏天,一是浮动在往日时空里的心灵的夏天,而这两个夏天,都是那么的不同凡响。

游宇明

今天的敌人与明天的敌人

人的天性都是不太喜欢听批评的。唐太宗李世民当政时虚心纳谏,还曾提出“以人为镜”“以史为镜”之类的高论,但当魏征提的意见太尖锐,也曾有过失态的时候,偶尔还有杀人泄愤的念头。只是李世民毕竟是李世民,生气归生气,最后还是分得清江山重要还是个人的“面子”重要。一般人往往没有李世民的那份修养,因逆耳忠言将人移出“朋友圈”的事屡见不鲜。

但对表扬,几乎没有人不笑纳。区别只是有的人分清哪些是表扬哪些是有用心的吹捧,有的人则一概将吹捧当成表扬。比如一个人过于肥胖,一米七的身高,体重却超过了100公斤,照理,这不是件好事,可是当别人说:哥们,你不是肥胖,而是官相、福态,他的眼睛立即笑成一条缝;再比如某人评职称,明明用的是抄袭、拉关系的招术,有人吹捧:您如此年轻却获得学界的认可,可谓才华盖世,他马上洋洋自得,似乎真成了学界精英。这样的人其实也不是不知道别人的吹捧里有虚假的成分,但他们陶醉在一路太平的迷幻药中,以为世人都是傻瓜,看不出真相。

只是,接受逆耳忠言与只听吹捧之声,结局往往是不一样的。人非圣贤,孰能无过?其实,就是圣贤,也是通过不断的犯错改错而抵达一般人不及的人生高度的。一个人说了错误,干了不靠谱的事,有人及时指出来,可谓才华盖世,他马上洋洋自得,似乎真成了学界精英。这样的人其实也不是不知道别人的吹捧里有虚假的成分,但他们陶醉在一路太平的迷幻药中,以为世人都是傻瓜,看不出真相。

只是,接受逆耳忠言与只听吹捧之声,结局往往是不一样的。人非圣贤,孰能无过?其实,就是圣贤,也是通过不断的犯错改错而抵达一般人不及的人生高度的。一个人说了错误,干了不靠谱的事,有人及时指出来,可谓才华盖世,他马上洋洋自得,似乎真成了学界精英。这样的人其实也不是不知道别人的吹捧里有虚假的成分,但他们陶醉在一路太平的迷幻药中,以为世人都是傻瓜,看不出真相。

只是,接受逆耳忠言与只听吹捧之声,结局往往是不一样的。人非圣贤,孰能无过?其实,就是圣贤,也是通过不断的犯错改错而抵达一般人不及的人生高度的。一个人说了错误,干了不靠谱的事,有人及时指出来,可谓才华盖世,他马上洋洋自得,似乎真成了学界精英。这样的人其实也不是不知道别人的吹捧里有虚假的成分,但他们陶醉在一路太平的迷幻药中,以为世人都是傻瓜,看不出真相。

只是,接受逆耳忠言与只听吹捧之声,结局往往是不一样的。人非圣贤,孰能无过?其实,就是圣贤,也是通过不断的犯错改错而抵达一般人不及的人生高度的。一个人说了错误,干了不靠谱的事,有人及时指出来,可谓才华盖世,他马上洋洋自得,似乎真成了学界精英。这样的人其实也不是不知道别人的吹捧里有虚假的成分,但他们陶醉在一路太平的迷幻药中,以为世人都是傻瓜,看不出真相。

只是,接受逆耳忠言与只听吹捧之声,结局往往是不一样的。人非圣贤,孰能无过?其实,就是圣贤,也是通过不断的犯错改错而抵达一般人不及的人生高度的。一个人说了错误,干了不靠谱的事,有人及时指出来,可谓才华盖世,他马上洋洋自得,似乎真成了学界精英。这样的人其实也不是不知道别人的吹捧里有虚假的成分,但他们陶醉在一路太平的迷幻药中,以为世人都是傻瓜,看不出真相。

步维艰,重则可能毁掉你的性命。漫画家王少华说过一句话:“批评你的人是你今天的敌人、明天的朋友;吹捧你的人是你今天的朋友、明天的敌人。”真是至理名言。

人活在世上,最重要的是拥有宏大的格局。格局大,站位才高,眼光才远,才有能力窥知事物内在的真相。别人说了你不喜欢听的话,你不会从负面去引伸,而会首先想到它可能包含的善意;别人讲了吹捧你的话,你不会先入为主地将其当成所谓的“欣赏”,而会仔细分析它背后的动机。一个人的“聪明”,其实不只是一般人理解的所谓耳聪目明,而是格局所造成的心灵之敏锐、精细,思维之清醒、深刻。

想分清谁是“今天的敌人”,谁是“明天的敌人”,我们还得去掉一点虚荣心。一个人总想认认真真做点事,他关注的就不可能是表面的东西,而是事物的实质,是某件事对个人、社会的终极意义。只有混日子、在乎脸面荣光的人才会关心他人一时的评价,计较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。人千万不可有这样的姿态,以为你洗把脸都有别人盯着,这个社会大家都忙,谁有那么多闲心思去管与自己无关的鸡零狗碎呢?相反,很多时候,大家都是你做的你,我做你的,像某个药品广告说的,“不看广告,看疗效”。去掉一些虚荣心,我们才会减少对他人的“观感”在乎,才会赢得更多时间处理应该处理的事情。

“今天的敌人”未必是真敌人,更多的是假敌;“今天的朋友”也未必是真朋友,更多的是酒肉同行,分得清“今天的敌人”与“明天的敌人”,我们就拥有了长久行高致远的功力。

“今天的敌人”未必是真敌人,更多的是假敌;“今天的朋友”也未必是真朋友,更多的是酒肉同行,分得清“今天的敌人”与“明天的敌人”,我们就拥有了长久行高致远的功力。

“今天的敌人”未必是真敌人,更多的是假敌;“今天的朋友”也未必是真朋友,更多的是酒肉同行,分得清“今天的敌人”与“明天的敌人”,我们就拥有了长久行高致远的功力。